

第一章

下午四點，桃園機場。

西裝筆挺的男人出差回國，甫一入境，數名在入境大廳等候多時的媒體記者立即圍上前採訪—

「齊總裁，歡迎回臺！聽說您這次前往日本是與 Yakato 合作成立的珍珠研究開發機構又即將有新品上市？」

「在您主導下，成功的將珍珠飾品推展到奈米水解珍珠粉的養生美容領域，新產品的珍珠能量飲料及食品系列，相信也會大受歡迎。」

「可以請您簡單談談將在日本和臺灣同步發售的新品嗎？」

幾名記者紛紛提出專業問題，都想要取得第一手消息。

星鑽這個跨國企業集團是由現任總裁的祖父母成立，主要從事珍珠和珊瑚採集，鑽石珠寶加工、出口及批發等業務。

由於其祖母為美國華裔，星鑽集團早年便跨足美國，在夏威夷成立的公司，成為掌控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鑽石原料的 B.D 集團的特定經銷商，而與日本最大養珠公司 Yakato 合作多年，其生產的高品質珍珠一直很受消費者喜愛。

星鑽集團現任總裁齊高睿年僅三十三歲，雖接任總裁一職才三年，但他讀研究所時就開始接觸齊家事業，研究所一畢業，自美國返臺後，空降為集團副執行長高位，立即著手推動與日本 Yakato 的新合作計劃，雙方各出資一半成立一間聯合子公司，為珍珠研究國際開發機構。

幾年下來，成功開發出一系列的奈米水溶性珍珠粉、珍珠霜等產品，在日本和臺灣及亞洲數國都有不錯的銷售成績，也順利打入歐美市場。

不僅如此，齊高睿又投資開發，擴大養生美容市場，歷時兩年終於研發出高品質珍珠食品，即將於近期公開上市，肯定會成為一大熱門話題。

除了美容保養及養生食品有好成績外，星鑽集團的珠寶產品也是不容小覷，在臺灣以及美國也興建國際珠寶中心，並與南非著名的鑽石切割公司合作，因產品品質卓越，迅速擴大事業版圖，在全球二十多國分別設立子公司。

而齊高睿接任總裁後，也陸續與中國大陸洽談多起合作投資，星鑽集團在青出於藍的他帶領下，集團事業蒸蒸日上、閃閃發亮。

「齊總裁，您這回前往日本與 Yakato 社長孫女會面相談甚歡，請問兩人是否有後續發展？」記者問完公事，不忘關注他的私人感情問題。

面對一千七嘴八舌的記者，英挺爾雅的男人揚唇一笑，正打算簡言回答重點，這時，機場另一側傳來一陣騷動。

數名記者在那頭守候，等著採訪返國的人氣女星—

「于潔，歡迎回臺！」

「這次去大陸拍戲都順利嗎？」

「新戲預計什麼時候上檔？」

「聽說妳跟劇中男主角交情匪淺，兩人是不是假戲真做？」

一頭飄逸長髮，戴墨鏡，穿著天空藍絲質襯衫搭配白色牛仔褲，現年二十八歲的于潔，上著淡妝的麗顏向媒體記者們展露一抹高雅柔和笑靨，但並未開口回應。

「謝謝各位關心，于潔要返家休息，在這裡不便多做回應，至於她跟嚴鈞純屬朋友，請記者朋友們不要妄加揣測。」她的經紀人翁鈺琴一邊俐落的制式回應，一邊替她擋開圍上來的記者，並用眼神向兩名保鑣示意趕快護送于潔離開機場。

來接機的還有大批的粉絲，青一色都是男性，他們拿著手機、相機狂拍，還有人舉牌，也有人高聲吶喊著「于潔女神，我愛妳」。

于潔朝左右兩邊被隔開的粉絲們的揮了揮手，送給粉絲們更加甜美的笑容。

這方—

齊高睿微側首，瞟一眼騷動的那方，俊眸微眯了下，神色看似淡定，內心卻掀起一陣波瀾，他原本打算向記者們簡單談幾句公司新品的訊息，此刻突然沒了應付的心思。

他薄唇輕掀，淡淡地道：「有關新產品的訊息，稍晚會召開記者會詳細說明。不好意思，我趕著回公司開會。」說完，他邁開大步，匆匆穿過媒體群，直朝機場大廳出口步去。

跟在他身後的隨行秘書也朝騷動那方看了一眼，隨即匆匆追上上司的步伐，同時向記者們表示歉意，請他們稍晚再到總公司出席記者會。

齊高睿一搭上等候接機的凱迪拉克專車，立即命司機驅車離去；另一方，在保鑣和經紀人的護送下，于潔也搭上保母車離開機場。

「總裁，是否要直接回公司開會？」坐在副駕駛座、現年三十八歲的秘書杜艾琳詢問獨坐寬敞後座的上司。

她跟在上司身邊多年，心知總裁此刻已無心公司大事，但仍故意這麼問。

「不，回築愛小窩。」齊高睿手肘撐在車窗邊，望著車窗外飛逝的景色，他的心也激烈跳動著，他要趕在她之前回到那裡。

「總裁不是要進公司先向幹部們回報，稍晚還要召開記者會，正式發布新品訊息？」杜艾琳又問。

「妳跟行銷經理先做回報，記者會改到明天上午……不，明天下午三點再召開。」齊高睿立刻變更既定行程。

唯有她，能讓以公司為重的他輕易做出改變。

「繞去超市，我買點東西。」他交代的同時也在滑手機，看食譜筆記思忖起來。

「是。」杜艾琳無奈一笑。這時候她勸諫無用，只能附和。

約莫半小時後，車子抵達位於新北市一處華廈大樓社區。

齊高睿口中的築愛小窩，對一般人而言不僅不小，還是高級住宅公寓，不過與齊家占地廣闊的豪宅別墅相比，自是小巫見大巫。

這處才興建八、九年的新社區，保全嚴謹，一間公寓少說五、六千萬起跳，住戶多是經濟條件優渥、社會地位頗高之人，也有不少名人，亦有富商買來金屋藏嬌。

齊高睿在三年前買下其中一間六十餘坪的公寓，但他只在特殊時間才來這裡住上幾日。

車子駛入地下停車場，停在專屬停車格，司機下車替齊高睿打開車門，接著開啟後車廂，提出他的行李箱。

杜艾琳也跟著下車，拎出後座上司前一刻在超市購買的兩袋物品，問道：「需要替總裁提上樓嗎？」

這裡是齊高睿的私人住所，即使身為他的貼身祕書，她也鮮少踏進這處公寓，不像在齊家宅邸，她反倒較能自由出入。

「不用，你們先回公司，明天早上再來接我。」齊高睿一手拎過她手中的塑膠袋，一手拖著大行李箱，簡言交代後朝電梯那方步去。

于潔先跟翁鈺琴返回經紀公司一趟，簡單交代一些事項後，才又搭上保母車回到住處。

「有點休息，明天拍廣告要穿露肩禮服，注意一下。」于潔下車前，翁鈺琴提醒道。

「嗯，我知道。」于潔臉蛋不由得一紅，隨即笑著朝她揚手。「翁姊，明天見。」

她拖著大行李箱由地下停車場搭電梯上樓。

步出電梯，她往左邊那扇門走去，掏出鑰匙開門，推開門板，踏進玄關，同時拿下墨鏡，聲音愉悅的道：「我回來了。」

可屋內靜悄悄的，只有進門時玄關上方因感應而亮起一盞暈黃燈光，她朝客廳那方看去，也是一片幽暗。

「還沒到嗎？還是在另一邊？」于潔狐疑的喃喃低語。

離家一個月，一回到這裡沒能看到他的人，她心裡不免有一絲失落感。

她將大行李箱擱在玄關，朝客廳走去，打開燈，同一時間，她的腰被人一把摟住，嚇得她驚呼一聲，「啊！」她轉頭瞪了齊高睿一眼。「唉呀，你到了，幹麼躲著嚇人？」話音方落，她的身子隨即被高高的抱離地球表面。

「好想妳！」他一雙膀臂將她緊緊擁住，隨即給她一記深情熱吻。

于潔雙手環抱著他，嗅聞著他熟悉的味道，感受著他熟悉的溫度，同時被他吻得醺醺然。

「餓了嗎？」他啞聲問，熱切纏吮完她甜蜜的嘴，他湧起更多渴望，熾熱的唇舌往她雪白頸項吮吻著。

「還不餓……在飛機上吃過了，但我想念你的料理……嗯……等等。」他狂熱的吻令她不禁嬌喘出聲，而他進一步的撩撥，讓她嚶嚶低語著欲喊停。

「我等了妳一個月，不想再等了。」齊高睿的大掌捧高她的臀部，長腿一邁，朝臥房步去。

他持續熱吻著她，手也沒閒著，俐落的解開她的衣釦。

他很快的將她放倒在床上，高大身軀欺向她。

「明天……要拍廣告……要穿露肩禮服……」輕易被他撩撥起情慾，她眼神迷離的望著他熱切的眸光，嬌聲提醒。

若他在她身上落下明顯吻痕，隔天要化妝遮掩很是麻煩，再加上不能被別人發現，往往是翁姊在化妝師到之前先替她做遮瑕處理。方才她下車前翁姊才提醒過，她可不想明天被翁姊念叨。

齊高睿一手撐起上身，一雙深眸凝視著她的嬌顏。

這種時候她還顧慮工作狀況令他有些不悅，但他不希望造成她的困擾，只能避開她雪白頸項、性感鎖骨和白皙胸口。

他再度俯下身，直接侵略她美麗的酥胸，火熱唇舌與雙手在她嬌軀點燃簇簇火苗，惹得她顫聲嬌吟，他很快便占領她全部感官，並深深埋入她柔軟甜蜜的體內。

她身心顫慄著，指尖掐進他的肩胛，緊緊攀著他，承受他的強力衝擊。

他在她的深處釋放自己，感受彼此因對方顫抖亢奮的狂喜，愉悅滿足。

他愛憐的親吻她的眉心、她的秀鼻、她的櫻唇，他在她唇瓣低語，「我愛妳……」

「我也是……」她嬌喘著回應，抬手輕撫著他英俊臉龐，嬌顏被他的愛潤澤，泛出幸福光彩，過了這一會兒她羞赧的道：「你可以……出去了嗎？我想沖個澡……」

雖然才傍晚，但因為剛搭機回來有些倦累，明天還有工作要忙，她想要早點休息。

他用雙手手肘撐起身子，從她體內退了出來。

于潔有些意外他這麼快就放過她，連忙坐起身，側過身便要跨下床，只是腳還沒碰到地板，她的身子又被他從身後環抱住，她向後坐倒，跌進他赤裸結實的胸膛。

「妳這次又讓我獨守空閨一個月，不多給我一點補償嗎？」他挑高一邊的眉，揚起一抹邪佻的笑。

「對不起，這次回來沒有休假，不能陪你玩通宵，明天還要工作。」她轉頭看著他，再次強調。以往她外出拍戲回來，他總會徹徹底底愛她一回又一回，讓她隔天幾乎下不了床。

他對她的愛很熱情、很貪婪，她也喜歡被他熱愛、疼寵，但眼下還是要以明天的工作為重。

「我會節制，讓妳明天還能下床。」他笑笑的申明，大掌握住她一邊臀瓣，又滑過她柔膩的大腿。

感受到他的硬挺抵著她，于潔忍不住逸出呻吟，她的身體又想接納他了。

她無力抗拒，只能虛弱的道：「你……客氣點吃，不要吃太飽，給我留個全屍……」

齊高睿倏地哈哈大笑，再次從她身後進入她，令她嬌吟顫抖，他熱切的愛她一回又一回，以不同方式掠奪她、占有她。

她渾身軟綿綿，虛弱的求饒，「你吃完幫我洗乾淨，我好睏，想睡……」

她趴在他布著汗水的性感結實胸膛，她身上也是香汗淋漓，因過度運動而嬌喘不已。

她確實睏極了，不在意他還在她體內就閉上眼。

他唇角一揚，輕柔的親吻她的眼簾，這才退出她的身體，將她抱下床鋪。

她微掀開眼皮，一雙藕臂環住他的頸項，將全身重量掛在他身上，隨即放心的又閉上眼。

他抱她進浴室，在浴缸放熱水，先拿卸妝棉替她卸妝，接著拿起蓮蓬頭替她洗頭。

若非顧慮她隔天要工作，他肯定會再熱愛她兩、三回才能真正饜足。

他沒在浴室內對她繼續上下其手，動作溫柔的替她洗臉、洗頭、洗澡，再抱著她一起泡進熱水中，而浴缸裡滴入她喜歡的薰衣草精油。

「好舒服……」她依偎著他，半夢半醒間，像貓兒般蹭著他，舒服的喟嘆。

他低頭親吻她微溼的髮，俊容露出幸福喜色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將她抱離浴缸，替她裹上浴巾才抱著她步出浴室，又替她將頭髮擦乾吹乾，換上睡袍，終於讓她安穩的躺到床上。

他很快也打理好自己，在她身側躺下，卻了無睡意，一手撐在額際，一雙黑眸眷戀的望著她嬌酣睡顏。

「小潔，我愛妳……」在她耳畔，齊高睿再次喃喃訴愛。

在外人面前，他無法如其他男人那樣表現出對她的迷戀崇拜，更遑論大聲對她訴愛，他看見她，甚至必須波瀾不興。

她是國民女神，但在這裡，他是他唯一的女神，更是他的妻。

只有這時候，他才能夠毫無保留的對她釋放熱情，恣意的愛她、寵她，欣賞她的一切美好。

當初，他答應她的結婚條件——不能公開兩人的關係。以她的形象，連男友的存在都不行，更遑論結婚。

兩人是在美國祕密登記結婚的，連他至親的祖母都不知情，身邊唯二知情者，只有他的隨行祕書及她的經紀人。

轉眼間，兩人已祕婚三年。

因為愛她，身為總裁、高高在上的他，心甘情願淪為地下人夫。

她拍戲忙碌，經常出門十天半個月才回來，若是去大陸拍戲，一、兩個月才回來一趟都是常態。

他長期忍受著她不在時的思念煎熬，只要她一回來，他便會來這裡迎接她，在她待在臺灣期間，他就住在與她相鄰的對門公寓。

他之所以在這裡置屋，完全是配合她，只為了能與她幽會。

在這華廈社區內的數名管理員、警衛和一干住戶眼裡，他們是毫無交集的陌生人，彼此出入時間不同，也並非長時間住在這裡，甚至不曾一起搭過電梯。

身為跨國集團領導者的他，明明工作比她繁忙數倍，三不五時要當空中飛人到各國出差巡視，他肩上的擔子比她重大，他卻能全然配合她，甚至為了她而暫放下公司大事。

唯有她能讓他做出任性失常之舉；她更是他執著的唯一。

即使兩人已祕婚三年，他仍常有不真實感。

他雖得到她，她卻又不屬於他。

她十四歲以少女偶像團體 Pretty Angel 出道，她姣好的外型和甜美的歌聲，讓她一直是團員中人氣最高的那一個。

幾年後，Pretty Angel 解散，團員不是單飛就是退出演藝圈，她也逐漸轉型，因拍廣告、偶像劇更加走紅，她被票選為國民女友，之後一躍成為國民女神。

外型美麗、身材窈窕、氣質高雅脫俗的她，不僅是偶像明星，更是實力派演員，她已躍上大螢幕，參與過兩部國片演出，雖只擔任女配角，但表現突出，拿到上一屆的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。

她是許多女性欣賞的對象，更是一堆男人的夢想，但她不能屬於任何人。她必須維持單身純潔形象，否則支持她的廣大男粉絲會銳減，也將影響她的廣告約和片約。

其實，她大可退出演藝圈，正大光明當星鑽集團總裁夫人，以他的權勢，也能讓她繼續兼顧演藝興趣，光是代言他集團商品廣告，就能讓她應接不暇。

可是她對於演藝圈有執著，懷抱遠大夢想，她要繼續挑戰電影演出，要拿到最佳女主角大獎，完成她在母親臨終前許下的承諾。她要替母親實現無法完成的夢。

所以他的身分會成為她的絆腳石，若公開兩人的關係，她一直以來的努力將被一筆抹煞，會被渲染成是依靠他的背景勢力。

因他承諾會支持她實現夢想，所以每當她為了工作必須離開，他即便再怎麼想要求她留在他身邊，仍舊只能忍耐包容，期許她早日圓夢，繼而正大光明成為他的妻。

齊高睿伸出大掌，愛憐的摩挲著她的臉龐，接著他看了眼腕錶，她這時間入睡，不會一覺到天亮，半夜應該就會起來。

他跨下床，悄悄離開臥房，轉往廚房。

深夜十二點半。

熟睡數小時的于潔，緩緩睜開眼簾，她發現床側另一頭空蕩蕩的，不禁坐起身。

「回去了嗎？」她喃喃疑問。

他不會經常在她住處過夜，是因她有顧忌，她的住處偶爾會有朋友來訪，所以必須避免他留下任何足跡。

她這裡連他一件替換衣物、盥洗用品都不會放，往往是他自己從對門帶過來。

反倒是她比較常去他的公寓過夜，他那裡放了不少她的物品，但每當她結束在外地的長期拍攝回家，他便會早她一步來到她住處迎接她歸來。

她回來當日，他會一直陪著她。兩人不久前歡愛得那麼激情，他不會吃完就走人。

于潔下床，攏攏睡袍，補眠幾小時還是覺得睏倦，尤其被他「蹂躪」一番後，她更是渾身痠軟無力，也感到飢腸轆轆。

她才步出臥房，便隱隱聞到一陣香氣從走道那方飄來，她循著味道朝廚房那頭步去。

廚房燈亮著，身材高聳的齊高睿穿著襯衫、長褲站在流理臺前。

齊高睿聽到腳步聲，轉過身，朝站在廚房門口的她咧嘴一笑。「宵夜準備好了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這時間會起來，還想吃宵夜？」于潔一臉甜笑問道，連忙坐到餐桌前。「好香！」桌上擺著兩盤香味四溢的奶油培根義大利麵，及一碗冒著白煙熱氣的玉米濃湯。

「妳餓飽我，現在換我把妳餓飽。」齊高睿從鍋裡又盛了一碗玉米濃湯，將湯碗端上桌，坐到她對面。

「宵夜吃這個太有負擔了吧？」她雖然抱怨，但已經迫不及待拿起叉子，捲了一大口義大利麵送進嘴裡品嚐。「好好吃！」她愉快地眯起眼。

「咦，我是不是吃錯盤了？」吃完了一口，于潔才發現兩個白色瓷盤盛裝的麵條分量明顯不同，她忙著要將自己面前的這一盤和他的交換。

「妳沒吃錯，那盤的確是給妳的。」他心疼地道：「妳瘦很多，多吃點。」

每次她離開一段長時間返回，他總要親手秤秤她的體重，當他第一時間抱起她，就感覺她又輕盈許多，而褪去她身上衣物與她歡愛，更明顯摸出她變得更骨感。

他知道她拍戲很辛苦，雖然擔心，卻無法守在她身邊，只能等她回來這裡時再好好照顧她。

他學會做許多料理，就是為了在她歸來時將她餵得飽飽的，替她養些肉。

「只瘦一點點，我要維持體重，不能隨意暴飲暴食。」若非她拍戲瘦了些，回來也無法放心的接受他餵養。

因兩人無法一起外出用餐，也不便叫外送到住處，他都是自己下廚，身為大總裁的他，不僅在事業上展現專業魄力，沒想到學起廚藝也這麼有天分，竟能做出道地美味的料理，而這口福只有她能獨享。

她不在時他不會下廚，也沒閒功夫做料理，而且齊家宅邸有專業主廚，還有一票傭人供他差遣，可他卻甘願來這裡伺候她。

「妳吃不胖，可別給我刻意節食。」齊高睿睇她一眼，語帶警告。她比他這個日理萬機的大忙人還三餐不定時，他無法不操心。

「我沒節食，都有乖乖的吃三餐。」于潔像小孩般對他再次掛保證。

先前她拍戲，因為三餐不定時而鬧胃痛，與她相隔兩地的他擔心不已，要求經紀人對她加緊叮嚀，務必每日向他回報她的用餐狀況。

「那就乖乖把給妳的食物吃光光，不然打妳屁屁。」齊高睿以玩笑口吻叮嚀著。

「這盤太多了，不然你替我吃幾口。」于潔鼓起腮幫子，跟他討價還價，打算撥一些麵條到他的餐盤裡。

雖說他做的料理很合她的胃，每每都很熱衷捧場，但這盤義大利麵的分量是她正常食量的兩倍多！

「慢慢吃，真的吃不完再說。」齊高睿沒打算先替她分食，他會盯著她盡可能多吃一些。「妳行李箱裡的東西我已經拿出來整理好了，衣服也洗好晾在陽臺。」他陪著她吃宵夜，一邊說道。

「你又替我洗衣服。」于潔既感動又羞愧。

每每她回來，他都會替她整理行李，帶回來一堆要清洗的衣物，他會細心的先分類，有些丟進洗衣機清洗，不能丟洗衣機的他就手洗，尤其她的貼身衣物，想來就令她尷尬警扭。

「你不是也才回來，行李整理了嗎？」每次她出國將返回時，會通知他預計抵達機場時間，也才得知他正巧去日本出差一週，會跟她在差不多時間返抵國門。

「還沒，不急。」

「那待會兒我過去替你洗衣服。」她也想要盡點做妻子的責任。

齊高睿聽了不免好笑，「我的衣服自己洗，大不了帶回宅邸給傭人洗燙，怎麼可能讓妳動手。」就算只是丟洗衣機，他也不會要她代勞。

「但我出門那麼久，回來卻什麼事也沒替你做，當老婆未免失職……」于潔一邊大口吃著他做的美味義大利麵，一邊嘀咕。

身為大總裁的他，為了配合她，無怨無尤當「地下人夫」，甚至還成為她專屬的「家政夫」，她感到很過意不去，對他非常歉疚。

「妳是我的女神，不用做那些家事瑣事。」他寵溺的笑望著她。

若非這裡不便有外人出入，他真想請個幫傭，能全天候照顧她的生活起居。

「妳只要把自己顧好，回來時讓我好好寵妳就夠了。」

「睿，謝謝你。」于潔朝他甜甜一笑，親暱的輕喚一聲。

她何其有幸，能被他如此捧在手心裡疼寵。

先前他下廚時，她表示要負責洗碗盤也被他阻止，說她是明星，洗碗手會變粗，而她一雙美麗的手要拍珠寶廣告替他公司做代言。

那雖是事實，可她更清楚，這是他捨不得她做任何家務的藉口。

「要謝我，今晚就別再讓我孤枕難眠。」他朝她眨眨眼，打算今晚留宿她這裡。

「可以啊……呃，不行。」她輕易點頭後，忙又搖頭改口，「我吃完宵夜真的要好好睡覺休息了，這樣明天才有體力應付一整天的拍攝工作。」

若答應他留宿，他肯定又會不安分，她懷疑他精力都用不完。

齊高睿不禁笑了，揚起手發誓，「我保證，只陪妳睡覺。」

于潔粉臉微赧，睇他一眼，咕噥道：「你的保證通常無效。」

稍晚，當她再度躺上床，他也跟著上了床，將她摟在他的臂彎裡，兩人甜蜜偎靠。

他在她額際落下一個輕吻，向她道聲晚安，安分的與她一起入睡，直到天明。

第二章

「咦，要換拍攝禮服？」

上午九點半，于潔來到攝影棚，正在接受化妝師化妝，卻聽到服裝師表示要更換禮服，不免訝異。

拍攝用的禮服早就選好了，等她回臺試裝定裝就直接開拍，之前若是接拍廣告，往往在正式拍攝前就會確實定裝妥當。

「齊總裁的祕書，也就是廠商代表，要求妳換上這套禮服。」翁鈺琴拿來一套水藍色禮服，並隨她走入更衣間。

「這跟先前禮服顏色、質料完全不同，這樣會不會影響到原先要呈現出的畫面格調？」于潔拿過合身露肩的長禮服，雖然這件也是亮麗高雅，但之前選定的是飄逸薄紗的白色禮服。

「那一件開高衩，又帶點透明感，想必齊總裁不喜歡。」翁鈺琴故意道：「妳私下在家穿，他應該就不會反對。」

于潔先是愣了下，隨即朝語帶調侃的經紀人睇去一眼。「他這麼說？」

「當然沒明說。不過，原本挑的那件禮服妳可能也無法穿了。」翁鈺琴意有所指的看向她穿著長褲的大腿。

于潔不明所以，脫下長褲和上衣，打算試穿禮服，這才驚覺大腿有幾處明顯吻痕，霎時臉蛋熟紅。

齊高睿雖然沒在她肩頸和胸前烙印，可他在她大腿留下斑斑歡愛痕跡，擺明是不讓她穿開高衩、露大腿的禮服。

她頓時又羞又惱。

她今天是為代言他公司的商品進行拍攝，齊高睿有權指定模特兒的衣著款式，若換作其他廠商的代言 Case，可不能說換裝就換裝，在這種狀況下，要遮瑕也很困難。

她暗忖，回去一定要罵他幾句。

「就因為是代言星鑽集團的產品，他才能臨時要求更改。那男人對妳的占有慾這麼強烈，竟能隱忍跟妳隱婚三年還無怨尤？」翁鈺琴協助她換上禮服，接著又笑道：「禮服很合身，不用修改。連妳腰圍瘦了半寸都知道，看來妳昨晚已經被好好測量過了。」

「翁姊！妳幹麼一直調侃人家。」于潔臉紅耳熱，無法不回想昨晚與齊高睿一幕幕激情畫面。

「我不是調侃，是羨慕。妳要好好珍惜。」翁鈺琴藉機又提點她。

身為于潔的經紀人，她自是希望她在演藝圈有更多演出機會，能得到更多成就和光環，但身為女人，她其實想勸她退出演藝圈，把握已有的幸福，珍惜更重要的人。

「以他的身分背景，能委屈求全等妳三年，實在不容易，我原以為你們不到一年就Over了。」

當初于潔衝動答應齊高睿要閃婚，她是舉雙手強烈反對，即使是瞞著外界祕婚，她也不贊同，更不看好他們的婚姻，沒料到一轉眼，他們的婚姻關係竟維繫了三年。

身為跨國集團總裁的齊高睿，對長年聚少離多且只能祕密幽會的人妻，竟能持續疼寵至今，令她意外又佩服。

「他說願意等到我實現最大願望。」讓最愛的男人委屈求全，于潔也很愧疚，卻仍堅持要以夢想為優先，那也是她答應跟他結婚的唯一要件。

「得獎這種事，有時是靠運氣，萬一妳一直無法拿到最佳女主角獎，難道妳一輩子不公開你們的關係嗎？」翁鈺琴探問。

「我沒那麼自負，認為在三、五年內就可接演一部能拿到最佳女主角獎的電影，但只要過了三十歲，那時若公開有交往對象，我的男粉絲不會有太大反感，之後再慢慢透露婚訊，屆時還能得到粉絲們祝福。這不是妳告訴我的嗎？」于潔一臉認真的反問。不過屆時就算能公開她與齊高睿的關係，也必須隱瞞兩人早已結婚的事實，不能讓粉絲覺得被欺騙。

「我是這麼說過，可前提是妳以演藝圈為終身事業來考量，若妳重視的是愛妳的男人，妳想要息影，我也會支持妳。」翁鈺琴語重心長地道。

畢竟能遇到一個全心全意且真心愛自己的對象，比起贏得什麼大獎更難得，也更為可貴。

正對著穿衣鏡審視自己的于潔，聽到這話，訝異的轉頭看向她。「翁姊？」

「先出去拍攝吧，別讓攝影組等太久。」翁鈺琴笑笑的催促，隨即拉開更衣間的門板。

稍後，在攝影棚內開始進行廣告拍攝。

于潔身著一襲水藍色貼身長禮服，一頭長髮吹成浪漫大波浪並半挽起，髮間綴著珍珠花飾，踩著十公分高的細跟涼鞋，身形更顯高挑優雅，宛如希臘女神。

她所代言的品牌是女神系列—由星鑽集團專屬的國際珠寶設計師，每年依序推出的限量鑽石首飾精品，今年為「秋之女神」。

她白皙頸項戴著高貴閃耀的藍寶石項鍊，一雙小巧的耳朵戴了一對鑽石垂墜耳飾，修長纖細的左手上則戴了一枚鑽戒。

她面對鏡頭走位不斷擺 Pose，也讓攝影師一再 Take 她佩戴的飾物做重點拍攝，因為那些首飾才是主角。

站在攝影師身旁、穿著駝色套裝的杜艾琳，也拿著手機朝她不停拍攝。

杜艾琳是代替不便來現場的齊高睿來探班的，同時拍下即時畫面，回傳給人在公司開會的他觀看。

這支廣告雖然是在室內攝影棚裡拍攝，但是預計在電視及網路上播放的時間不算短，加上有不少場景變換及融合，原本預計要拍兩日，但因為于潔能抽出來的時間不多，只好縮短為一日，是以要從早拍到晚。

中午十二點一到，導演還沒喊休息，代齊高睿來監工的杜艾琳先喊道：「齊總裁交代，要趕進度加班可以，但不能影響工作人員用餐時間，請導演讓大家暫時收工，用餐吃飯稍作休息，下午一點再繼續開工。」

齊高睿會這樣的堅持，明顯是在護短，于潔心裡有些沒好氣地道。方才拍攝狀況正佳，導演被打斷，內心肯定也會有很多 OS。

「既然齊總裁體恤大家別過勞而忘食，只好先休息用餐，我替妳拿便當。」翁鈺琴調笑道，走往一旁。

拍攝時工作人員會訂團體便當，通常十二點前就會送達，但工作人員往往不會準時用餐，甚至導演一投入，常是過了午餐時間還未必會喊休息。

「這給于潔小姐。」杜艾琳拿起前一刻助理送來的便當提袋，轉交給翁鈺琴。

翁鈺琴看她一眼，意會的點點頭，從擱在地上、便當店送來的一大袋便當內，只拿取自己的分，隨後跟于潔兩人同桌用餐。

于潔拿過便當盒，奇怪外盒明顯與經紀人的不同，一打開盒蓋，和風系精緻菜色擺滿格子餐盒，一看就是飯店等級的便當。

「杜祕書要我盯著妳把便當吃完。」翁鈺琴玩味一笑。齊總裁刻意訂給她的便當菜色分量，一個大男人來吃都綽綽有餘。

于潔輕嘆口氣，齊高睿的無微不至和細心體貼令她感到暖意，卻也有些負擔，這個大便當若全部塞進肚，她身上這襲合身禮服可就要挺出小腹了。

為了下午能繼續順利拍攝，她無法聽話的把這特製便當嗑完，勉強吃下一半已頗負擔。

她跟經紀人喝杯咖啡邊休息片刻，在導演喊開工時又繼續拍攝工作。

晚上六點一到，杜艾琳又準時喊休息，要大家先吃晚餐休息，七點再繼續拍攝。

導演被打斷拍攝情緒，雖頗有微詞，但礙於對方是付錢的廠商代表，只能順從對方的要求。

于潔又拿到專屬便當，菜色與中午的不同，可是分量一樣很多，同樣也是飯店的特製便當。

她比午餐時剩下更多，顧不得可能被他叨唸，只能辜負他特別為她訂便當的苦心。

休息過後，一群人繼續拍攝，而杜艾琳被齊高睿派來監工一整日，期間除了不時將現場畫面藉手機傳給總裁，一方面也拿出筆電處理一些公事。

直到廣告拍攝結束，導演喊收工，工作人員收拾現場，而于潔換下禮服，在翁鈺琴的陪同下要離開，杜艾琳朝兩人點點頭，目送于潔搭上保姆車。

她撥電話向齊高睿回報，這才離開攝影棚。

晚上十一點，于潔回到住處。

推開門，她的嗓音帶了一抹疲憊，「我回來了。」她在玄關踢掉腳下鞋子，拖著倦累的身子走往客廳，眼一閉，直接往長沙發仰倒。「累死了……」

齊高睿從廚房走出來，見她癱躺在長沙發上，沒好氣地道：「身體吃不消，還把工作集中在一天之內要完成。」

「沒辦法，明天下午就要趕回大陸，誰教你不准我推掉這次的廣告代言。」她微張開眼，有些哀怨的瞪著站在身前的他。

她還有戲約在身，要在大陸拍攝長達三、四個月，她原本打算推掉這支廣告代言，他卻對她的經紀公司發火，揚言非她代言不可，否則要付高額違約金，所以她只能選在沒她戲分的短暫空檔匆匆趕回來一趟，趕緊拍完廣告便要倉促返回大陸，不能影響劇組的拍攝進度。

「星鑽集團一年推出一季女神系列寶石首飾，除了妳，沒有第二人能代言。」齊高睿強調。

過去兩年的「春之女神」、「夏之女神」都是由她代言，而他當初有此構想，要求珠寶設計師特別設計女神系列首飾，並全球限量生產發售，完全是因為她的緣故。

星鑽集團有不少配合的模特兒和明星，替鑽石珠寶產品拍攝型錄、廣告、做宣傳，于潔也曾代言過幾項飾品，而由她所代言的商品，銷售量都極佳。

所以不只是他的私心，連行銷部門都很希望簽下她當星鑽的御用代言人，代言更多集團的產品，但她著重演戲，只能在片約結束空檔才接廣告。

「原本近日要推出一系列的珍珠食品，我也打算讓妳代言，可是妳的經紀公司推掉了。」他頗為遺憾地道。

「沒辦法，我還有戲約在身。」于潔也覺得可惜。

若時間能配合，她也希望能替他公司做代言，盡她的能力帶動他公司產品的銷量利潤。

「廣告酬勞雖比拍戲優，但拍戲對我而言更有意義。就算沒能代言，我也會愛用你用心研發出的新品。」她笑笑的保證。

她使用不少星鑽集團推出的美容保養品，但都是他免費供應給她。

當他首次在她這裡看見她買的珍珠粉、珍珠霜，之後便讓人每個月寄一箱給她，她想付費還遭他白眼。

她可以預想不久後，這裡便會出現一箱箱高級的珍珠食品。

「我弄了鮭魚蘆筍捲、馬鈴薯沙拉，吃完宵夜再去洗澡休息。」齊高睿伸手要將癱躺在沙發上的她拉起身。

「好累……不想動，也不餓……」于潔懶洋洋的瞅他一眼。她向來都對他做的料理很捧場，但此刻完全不想起來，也不免抱怨，「本來預計九點左右就能收工，你卻讓祕

書來監工，要求午餐、晚餐都要休息一個小時，害拍攝時間不得不往後延……」否則這時間她已經躺上床休息了。

「若我沒派杜祕書去盯著，妳是不是要一直不吃飯，直到工作結束？」他眼一眯，質問道：「妳中午跟晚餐的便當都剩很多，妳不是答應過我會乖乖吃完我給的食物，否則讓我打屁股？」

「你那分量是要餵豬。我要是全塞進肚子裡，禮服會爆破。」她噘起唇瓣，說得誇張，仰躺的她緩緩翻過身，改為趴著，嬌聲道：「要打屁股給你打，順便幫我捶捶腰，今天站了一天，穿十公分細跟涼鞋走來走去的，腰痠、腳痠……」她欣然要接受他的懲罰，她心知肚明他捨不得打她，不過可能會換另一種方式懲罰她。

齊高睿因她撒嬌口吻，忍俊不禁。

他往沙發扶手坐下，側身向她，大掌朝她被合身牛仔褲包覆的臀部拍兩下。

于潔倏地驚呼一聲，「你真的打我屁股？」

「疼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但我心疼。」他輕嘆口氣，大掌轉而握住她一雙小腿肚，替她揉捏起來。

他的行為令她又驚了下，隨即放鬆身體，享受著他替自己按摩。

「別讓自己這麼累，我會捨不得。」他動作溫柔、力道適度，揉捏、按壓她的雙腿和腰背穴位。

「能享受你的按摩，再累都值得。」她雙手枕著下巴，舒服得眯起眼，很想直接就睡著。

他不僅廚藝佳，家事一把罩，甚至連按摩技術都比她去外面做 SPA 還舒服，這要說出去肯定沒人會信，也唯有她能享受他獨一無二的服務。

「妳別回大陸拍戲，我天天過來替妳按摩，當妳專屬的按摩師。」他笑說。

「不行，你要我毀約嗎？」

「違約金我替妳付。」他說得認真。只要她願意，那絕不是問題。

她微抬起頭，狐疑的問：「你是開玩笑的吧？你不想我繼續演戲嗎？」

「開玩笑的。我期待妳的新戲上映。」他溫言說道。

其實，他內心矛盾，一方面支持她追夢，在螢光幕前展現光芒；可另一方面，卻對她心生貪婪，希望她能留在他身邊，甚至，只屬於他一人。

稍後，齊高睿將因享受他按摩而快睡著的于潔拉起身，推往餐桌那方，逼她吃他準備的宵夜。

她平常沒有吃宵夜的習慣，但只要回到臺灣，他就會把握機會餵養她，那讓因累積的疲累而提早睡覺補眠的她也會不自覺在半夜醒來，吃他為她準備的宵夜，只是那分量往往與正餐無異。

也許該慶幸，她一段時間才回來住幾日，若天天回來這裡被殷勤餵養，她恐怕真的會變母豬。

她大口吃著鮭魚蘆筍捲和一大碗料多的馬鈴薯沙拉邊嘀咕著。

「妳就算體重增加一倍，在我眼裡依然是最美的女神。」齊高睿因她碎唸而笑說：「真希望妳豐腴些，抱起來比較舒服。」

「所以你喜歡肉感的女人？」想起今天翁姊用玩笑的口吻提到這種事，讓她現下不自覺脫口問出。

她也不由得去想，兩人聚少離多，每每她回來，他總是瘋狂的熱愛她，那她不在時，他又如何發洩需求？

自兩人祕婚後，他不曾有過任何緋聞，就她所知，過去的他似乎也沒什麼被大肆報導過的交往對象，在外界眼中，他一直是只跟工作戀愛、絕對單身的鑽石級單身漢。

但他可是正常男人，甚至精力旺盛過人，會不會在她不知情下，選擇去酒店發洩，又或者有固定床伴？

即使兩人已經當了三年夫妻，但真正相處的時間不長，結婚前，她甚至對他一無所知，而這幾年，她對他的了解仍然不多，也不便與他的親友有接觸，反倒他比較了解她。

「妳這問題是開玩笑，還是認真發問？」妻子竟直言問起他是否有純屬發洩生理慾望的床伴，令他一臉驚愕。

「我是認真發問，你誠實回答，我會有心理準備。」畢竟她無法常陪他是事實，她雖不像他受過西方教育，但在演藝圈也聽過不少，只要他仍愛著她，不是精神出軌，她可理解和接納。

「妳對我不信任？懷疑我背著妳偷吃？」齊高睿眯起眼，俊容微愠。她怎能懷疑他對她的感情？

「我不是懷疑你對婚姻跟我的忠誠度。我是指純粹的生理發洩，不是感情腳踏兩條船的背叛。」于潔一臉認真的澄清，難得見他對她面露一抹愠色。

「我的感情和身體合一，不會有只為了發洩慾望的對象。平常的精力都用在工作上，除了妳，我不會抱其他女人。」他的一雙黑眸直直的瞅著她，語氣無比篤定。

于潔被他如此耿直的眸光緊緊鎖著，突然心生一抹愧意，也因惹他不悅而暗自氣惱，早知道就不提這種問題了。

「我隨口問問妳，沒有就沒有，你不要生氣嘛。」她聲音軟綿綿的討好。

「妳敢懷疑我，把我想成是另一種男人？」齊高睿還是難掩火氣，但並非真的對她生氣。

「對不起，你不是。我知道你只愛我，只迷戀我。」于潔趕緊起身走到餐桌對面，刻意往他大腿一坐，嬌聲說道。

齊高睿對嬌妻向來和顏悅色，無比包容，不曾對她擺過臉色，這會兒想再假裝生氣也很難。

「妳說錯話，要補償我的精神損失。」他刻意拿喬，略壓低嗓音說道，心想只要妻子主動送個香吻，他就不計較她方才失言。

于潔以為他是要求那方面的補償，略感為難，藕臂環住他腰際，佯向他胸懷嬌聲道：「今天真的很累欸！要不，待會兒一起泡澡，請你吃頓宵夜可好？」

聞言，他的身心猛地一震，雖很想與她再度溫存，但他清楚她今天工作非常疲累，打算放她一晚，讓她好好休息，未料她會暗示求歡，他怎可能拒絕！

他唇角高高一揚，霍地將她一把抱起，朝浴室邁去。

大理石浴缸內，他與她洗著鴛鴦浴，他細細品嚐屬於他的宵夜，這頓宵夜吃得很久，令她再度無力的求饒……

最後，她被他用浴巾包裹著抱躺回床上。

他替她套上睡袍，親吻她，拿起他稍早擱在床頭櫃的一套珠寶首飾，替她戴上。

「嗯？」已暈得闔上眼的她，感覺到頸項有一股微微的涼意，不解的略微睜開眼皮。

「今年結婚紀念日的禮物。」他柔聲說道，替她戴妥藍寶石項鍊和一對鑽石耳飾，接著拉起她的左手，將一枚鑽戒套進她的無名指。

這套嶄新閃亮的飾物，正是她今天拍攝時戴在身上的「秋之女神」珠寶首飾。

「結婚紀念日還沒到。」于潔不由得側過身，凝望著他。「我說過，不用特別送我大禮。」

每年她代言新一季的女神寶石首飾，拍完廣告，他便將那套新品送給她，言明提前送她當結婚週年紀念禮。

這系列珠寶首飾一套訂價上千萬，全球限量九十九套，每年一推出，不久便被訂購一空，而第一套首飾由她配戴代言後，也成為她的收藏品。

她其實不在意他送她多麼貴重的首飾，她只在意他對她的心。他的愛對她而言是任何名貴寶石無法比擬的。

「這是特地為你設計的，雖出於專業珠寶設計師之手，不過我也給予不少意見，是依照你的形象所設計的。」他捧起她一縷髮絲親吻了下，再次深情款款的向她吐真情。

他從未吝於向她訴說甜蜜愛語，可她每每仍聽得動容，心口甜滋滋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她欣喜感動之際，再度感到歉疚。

「為什麼道歉？」

「結婚紀念日都不能陪你共度。」不僅如此，在特殊節日，她也常因為拍戲而不在，一般女人在意各種節日，希冀與另一半共度，她的情況卻相反。

他記得各種節日，屬於兩人的紀念日，他往往會提前送禮，若當日她人不在臺灣，他會打電話給她，對彼方的她特別熱絡關懷，透過電話向她傾吐滿腔愛意。

回想起來，前兩年的結婚紀念日，她人都不在臺灣，不知今年能否與他共度？

「沒關係，我記得就好。」儘管他很希望與她共度重要日子，但兩人的關係無法浮上檯面，即使為她慶祝，也只能選在各自公寓低調而為。

他真正期望的，是能與她光明正大的在公開場合熱鬧慶祝。

「睿……你真的會繼續等我，等到我圓夢？」想到翁姊說的話，于潔心下有一絲不安，向他再次求得保證。

「當然。」齊高睿抬起大掌揉揉她的頭，語氣肯定的承諾，但心裡卻忍不住想附上但書——別讓他苦等太久啊！

于潔幸福的偎靠著他，安心入睡，她夢見與他初相遇的情景……